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二十七回 茂功智說秦叔寶 世民義釋程咬金

詩：紫泥封誥下金鑾，御筆題名墨未乾。

虎節生風天上別，豹韜翻月帳前看。

三秋紫塞笳聲斷，萬里黃沙劍氣寒。

魚海洗兵烽火息，會看飛捷報長安。

陰風獵獵滿旗竿，白草颼颼劍戟攢。九姓羌渾隨漢節，六朝翻落縱戎鞍。霜中人塞鵬弓硬，月下番營玉帳寒。今日路旁誰不指，穰苴門戶慣登壇！

歌兩首出塞詩，說一回興唐傳！

且說家童背了雙簡，出了宅院，過長街，穿短巷。自古說：寶劍賣與烈士，紅粉贈與佳人！出得一千貫錢的不會使簡，會使簡的，又出不起錢。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。正行來到雲陽鬧市，站住了腳，聚下許多人叢著看簡。恰好茂功行來，口上自語：「這一叢人在此看什麼？」也擠到人叢中去看。只見是鑲鐵劈楞簡，茂功心下自想：「這簡好似秦叔寶的，怎麼在這個人手裡？」連忙走近前來，打個稽首，問說：「善哥！你手中拿的是什麼東西？」那人回說：「先生！是鑲鐵劈楞簡，乃安邦定國之寶！」茂功說：「既然是貴寶，怎麼捨得賣與人？」那人答應說：「我家大人體官閒住在家，如今賣了這簡，要修行辦道去也！」茂功說：「會使簡的這位將軍，料不是等閒之人家！」童笑說：「天下有幾個秦叔寶！」茂功聽說了姓名，心中暗喜：「我正要訪他，湊巧遇在這裡！」再不閒言細問，他往東去，跟他到東；往西去，隨他到西。那家童賣來賣去，不遇著一個買的，撇身轉回宅院。茂功一路跟著，直至秦叔寶門首。茂功說：「大哥！你替我通報，說有鄉親訪！」家童行進廳前，叔寶問：「這簡怎麼不賣去？」家童說：「只有看簡的，也有閒問價的，不曾遇著個買者！」叔寶說：「明日賣罷！」家童說：「外面有個道士，說是大人的鄉親，特來拜訪！」叔寶心下想了一會：「我平昔沒有什麼道士是我的親友！」喚家童出去：「問他姓什麼？」家童走出外面問說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先生說：「大哥識字麼？」家童說：「我不識字。」先生道：「我說一個字與你記著，雙立人加一餘字。」家童走入裡面說：「大人！那道士也不說姓張姓李，只說雙立人加個餘字。」叔寶道：「雙立人加個餘字，是徐字，什麼徐道士，止有當初同在金墉魏王駕前徐茂功！他便慣行這等的詭道，只恐是他！你去請他進來。」家童把先生請進廳前，叔寶遠遠瞧見，微微冷笑，果然是徐茂功！

二人相見施禮。茂功說：「長兄大人！別久情懸，曷勝欣仰！」叔寶說：「先生不聆教益，鄙心生塵！這一向在何處？」茂功說：「大人！我小弟守拙在家，因念長兄，乘興遠來。」叔寶說：「先生來得甚好！我如今喜隱林泉，懶趨富貴，蒙賢弟下顧，聊且烹茶煮酒，敘闊言懷！」正是：石鼎烹團月，金樽瀉玉漿。二人飲酒論文，情歡意洽。

茂功問道：「長兄大人！如今在東鄭王駕前掌什麼兵權？」叔寶說：「這裡是長隨營，閒住在此。俸糧也不受他的，何兵權可掌？」茂功說：「東鄭王這等輕賢慢士，把兄閒住在此，正謂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滄海！目下各國招賢，長兄何不別投一邦，擇主而事，何苦淹留在此？」叔寶道：「徐弟！雖則各邦招賢，我想起來，龍蛇混世，玉石同山不辨真假。想魏王這等基業，轉盼間身死國亡，何況爾我！」茂功說：「長兄！豈不聞治極生亂，亂極生治？一朝革命，必生治世之君。如今唐秦王，卻不是真命紫微星？」叔寶說：「唐朝雖是真命天子，若論你我，不該投唐！想魏王四馬投唐，被秦王數次羞辱，直逼到斷密澗而亡。你我若去投唐，就不忠了！」茂功說：「長兄之言，甚是有理！只一件，想昔日秦王在老君堂，被程咬金拿住要殺之時，你為何把劈楞簡架住宣花斧，救秦王性命？那時節食魏王俸祿，受魏王恩榮，倒不盡忠，如今魏王死後，卻要盡起忠來？」叔寶說：「徐弟！似你這等言語，想必你歸順唐朝了？」茂功說：「逢亂離之世，遇真命之主，我不歸順，是不智也！實不相瞞，長兄！唐朝高祖，封我調兵軍師，掌生殺之權。今因山後定陽王劉武遇一員大將，複姓尉遲，名恭，字敬德，梟勇絕倫，武藝無敵。唐朝將官，盡被殺敗。小弟在秦王駕前，舉薦長兄的威名。主公思念兄之大恩，恨不能插翅相會。因統兵在邊，不得親謁，特命小弟奉請，萬惟降重！」叔寶說：「徐弟！你早來三日，我就奉命同去。今來遲三日，不可去了！」茂功問：「怎麼早三日去，遲三日不去？有何緣故？」叔寶說：「因世亂兵荒，不願出仕。三日前發下誓願，永不扶一邦，掌一國！誓願已出，便難改了！」茂功問說，「秦大人所恨甚麼，立誓不移？」叔寶說：「我自己心上的事，說與賢弟知道！」

叔寶開言告友人，對天立誓不相爭。

荒荒世亂無真主，虎鬥龍爭各併吞。

世事蜩毛空歎息，槍刀林裡度時辰。

追憶當年成畫餅，尋思往事暗消魂。

披霜帶月空勞力，跨馬掄槍枉用心。

數載雄圖甘罷手，幾年汗馬總飛塵。

興亡好似花開謝，富貴猶如聚散雲。

魏王兵喪神師計，四馬投唐謁李君。

豈被秦王懷舊恨，邢公山下疊亡魂。

范蠡歸湖因遠害，張良棄職為全身。

閒臨雲水邀風月，靜掩柴扉玩古今。

吾今避亂埋名姓，守分隨緣學隱淪。

茂功說：「長兄！你是四海馳名大將，何出此畏縮之言？惹人談笑！我小弟也有衷腸，說與長兄知道！」

語罷茂功抄定手，「秦王傳告長兄聞，本欲登堂來奉聘，奈因徵討在邊庭。

懷恩時刻圖銜結，仰慕英雄過寶珍。

商臨版築求賢士，湯聘能臣起有莘。

弓旌已到河南境，輪帛初臨洛蕊城。

郵亭宿處時看劍，莫使塵埃蔽鬥文！」

叔寶說：「徐弟！你豈不知我為人？發願不為官，心已成灰，莫誤你軍國重務！望賢弟替我拜復秦王，乞恕不恭之罪！」茂功說：「秦大人！古語說得好，人生不富亦不貴，空作堂堂一丈夫！小弟還有一言，說與長兄。

曾聞伊尹歸湯帝，韓信圖王別楚君。

吳起殺妻求拜將，燕昭樂毅破齊城。

良禽棲宿尋高樹，猛虎潛藏擇遠岑。玄豹成文新氣象，神龍得雨任飛騰。改邪歸正為賢士，棄暗投明是俊英。

叔寶如同貪睡虎，茂功權做採珠人。

長兄若不投唐去，羞恥難回見諸君！」

茂功說：「秦大人！唐高祖寬洪海量，仁德之君。秦王每在眾總管面前，誇兄義氣英勇，如人中之龍。尊兄若不歸唐，只恐今時控過，後日難逢。既不去罷！」連忙起身，口便說去，腳步不動。又說：「秦大人！還有一件事，只聞得尉遲恭殺法利害的名，

卻不曾見面。我有敬德形像在此，與大人瞧一瞧！」茂功身邊取出來，掛在壁上。有一頓飯間，那叔寶正眼兒也不看。茂功依先收卷，放在身邊，口內自言自語：「好耐遲！把唐朝將官個個唬倒，今日秦將軍見了，也不敢抬頭，果然天下有一無二！」叔寶說：「徐弟！你言差矣！當日我逢大陣，直殺得喪魄亡魂；逢小戰，如摧枯拉朽，你豈不知道？」茂功說：「秦大人！小弟便知道，那時將軍不曾逢著這等一個對手，若與他對敵得的，方是一員名將！」

說起敬德無比賽，剛強世上少同倫。
全憑鞭馬爭天下，慣使長槍定太平。
四海聞名皆喪膽，三軍題起盡消魂。
陣前發怒如雷響，震得山河徹底渾。
欺敵賊人離洛蕊，若存懼怯總休論！」

茂功說罷秦瓊怒，虎將心頭冒火雲！
叔寶說：「徐弟！你拿那影像來我看！」茂功說：「秦大人！才看得不耐煩，怎麼又要看？」茂功故意把影像一半，籠在衣袖裡，一半露出外邊，把眼瞧著別處。那叔寶冷地奪過手來，扯得粉碎，吩咐家童：「打磨劈楞簡，投唐去也！」

火上澆油重長燄，怒髮衝冠口咬唇。
英雄隊裡吾為首，虎將叢中我是尊。
上陣交鋒無對手，攻城略地鬼神驚。
八方盡識秦瓊字，四海咸聞叔寶名。
吩咐家童磨利簡，不擒黑賊枉為人。
時來虎向深山去，運至龍騰大海門！

秦叔寶正準備投唐，家童來報：「外邊有牛進達、牛進雄來相訪，」叔寶說：「先生少坐，我出去相見他弟兄。」叔寶走出廳前，施禮坐下。牛進雄說：「秦大人！如今趁唐兵乍退，我們須尋一個去處，在此守些甚麼？」叔寶說：「賢崑玉尊意，要往哪裡去？」牛進雄說：「憑大人明見，我兄弟特來請教！大人若去歸順一邦，愚兄弟隨伴同去；大人若自立一國，我二人情願執鞭；大人若去修道，我二人共隱煙霞！」言絕，程咬金也來相訪，入廳施禮。咬金說：「你二人來訪秦將軍，怎麼不通知我一聲？你們在此計議甚麼事？」叔寶說：「我們計議要尋個安身所在。」程咬金道：「我今日來，正為這一樁。如今大人尊意，往哪裡去好？」叔寶說：「我欲歸順一邦，不能夠遇著真命天子，所以猶豫不決。」牛進雄說：「秦大人！往往聞人傳說，唐朝是真命帝王。」叔寶說：「我也曾聞來，就歸了唐罷！」咬金見說投唐，閉口無言。叔寶說：「程制節，你來商量去向，如今有了所在，又不言語，莫非你不欲歸唐？」咬金說：「將軍！你豈不知道，我與秦王有一斧之仇，怎麼去得？」叔寶說：「不妨！我尋一個人，替你在秦王駕前討得饒，保得你無罪，你心下如何？」咬金說：「將軍怎麼能夠？」叔寶說：「不難！其人見在家下。」叔寶入書院內，請出茂功來相見。牛進雄說：「原來徐先生在此！」茂功說：「我已歸順唐朝，蒙高祖官封調兵軍師，先斬後奏。今隨二殿下徵討列國，秦王因思慕秦將軍，特著我來相請，天幸遇著列位將軍。趁此機會，一同歸唐何如？」叔寶說：「程制節，有軍師在唐，保得你無罪！」咬金說：「既蒙救護，小弟願隨！」叔寶說：「你三位回去收拾家眷，今晚到我家裡會齊，明早五更出城。」茂功問：「羅士信在此麼？」叔寶說：「士信遠出未回。」

各人辭歸，整理行裝停當，將次更闌人靜，都來到秦叔寶府內聚下。到了五更時分，秦叔寶說：「你各人管著家小，先出南門，我去辭一辭東鄭王就來。」咬金說：「你我非是他臣子，辭他怎麼？」叔寶說：「大丈夫行事，怎麼來不參，去不辭？」叔寶全裝披掛，手執劈楞簡，跨下呼雷豹，直至東華朝前，應聲高叫：「東鄭王！我是長隨營的秦叔寶，投唐去也！」雷震相似，吆喝一聲，兜轉馬就走。

正值早朝時分，遇著單雄信入朝，問說：「秦將軍哪裡去？」叔寶舉起劈楞簡，口稱：「我投唐去！」嚇得單雄信撩斜一騎馬，跑進朝門。叔寶來到南門下，見眾人還未出城，叔寶說：「你們來了多時，怎麼還不出城？」咬金說：「守城軍因天早，不肯開門！」叔寶說：「終不然不開門，就不去了？」舉起劈楞簡，看定三橫鎖，響亮一聲，砍斷鎖，把門大開，齊擁出城。正是：撞碎玉籠飛彩鳳，掣開金鎖走蛟龍。

再說東鄭王駕設早朝，聚下文武，朝賀已畢，鄭王問說：「寡人正出分宮樓，聽得外面甚麼人喊叫？」近侍官答應：「是長隨營的秦叔寶，今去投唐，特來辭主人！」東鄭王見說大惱：「這賊故意如此，分明輕視寡人！」差錦衣武士：「快到長隨營看的實回報！」不多時來奏：「一總去了四家！秦叔寶、程咬金、牛進雄、牛進達，家小盡去了！」鄭王見說大惱：「不知哪一門上放了細作進城，透漏去的！」一面吩咐管營統兵官，用心防守城池，恐生內變。

不題東鄭王防備，再說茂功眾將，行至伊州城館驛歇下，茂功來至帥府啟復秦王。秦王吩咐：「擺半朝鑾駕，迎接秦將軍！」不多時，駕至館驛，把叔寶接進帥府。秦王請叔寶正面金校椅坐下。

太子躬身尊虎將，將軍施禮答儲君。
相逢未論君臣禮，且盡求賢聘士心。
父皇思念兄恩重，辱弟何由得見君。
築壇拜將非今日，報答當年活命恩！

秦王拜叔寶為皇兄，叔寶轉身行臣禮，一十二拜，三聲千秋。牛進雄、牛進達俱各朝拜。止有程咬金遠遠自縛，俯伏在地。秦王問：「那俯伏的是誰？」徐茂功答道：「是程咬金！因當初斧劈老君堂，有彌天大罪，未經恩宥，不敢近前朝拜！」秦王說：「為人臣該盡忠效力，此是各為其主，赦卿罪犯！著他上來。」那咬金膝行上前，叩頭朝拜。秦王道：「我便饒了咬金，父皇恨寫在御屏風上，如見朝廷，倘不肯饒放，何以解救？」茂功說：「不妨！臣有幾句話，教他答應朝廷。」秦王說：「既有良策，早須教他！」一面吩咐廚司設宴，慶賀秦將軍。不多時，筵席完備。你看皇儲席上擎金罍，虎將筵前進玉卮。飲宴已畢，眾將都到駕前謝恩，各出帥府。秦王止留下叔寶、茂功二人在府。秦王問：「皇兄！將帥之道，何者為先？」叔寶說：「為將用兵，必須仁智勇兼備，方可無失。臣記得一篇兵法捷要，奏聞殿下。干戈肇制軒轅氏，兵法相尋孫武子。

周朝尚父《六韜》書，漢代黃公《三略》史。

用兵之法如作文，縱橫變化靡三軍。
法無定體要圓活，臨鋒決勝成奇勛。
上勝以仁中勝智，下勝惟恃勇為利。
凡為將有此三能，可作皇朝梁棟器。
不貪不殺愛黎民，惜物存公賞罰均。
守靜發揚機莫測，剛柔相濟更存仁。
運籌帷幄奇謀應，千里興師能取勝。
強橫劇盜要先除，萬世洪基然後定。
勇敢揮戈敵萬人，摧堅破銳是雄圖。
有謀有勇堪為將，有勇無謀非丈夫。
出其不意攻無備，死地屯兵須要忌。

晦冥淫雨莫興師，烏獸風雲止存細。
要知賊寇暗偷營，仰察天文早備兵。
為將若能明此道，狼煙早息見昇平！」
秦王聽罷，大喜。談論間，不覺斗轉星移位，更闌月近西。各回寢帳安歇不題。
老天有意助秦王，虎將賢臣接踵降。